



生命的困惑——《淘金大船》的导演分析与构思 高景文

“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他认识这一大千世界的规律，学会热爱这一大千世界的美，赞叹它的瑰丽壮阔。造物主对亚当说，我不把你束缚在一个限定的地方，不强制你必须从事规定的事业，不用必然性捆住你的手脚，目的是让你根据自己的心愿去选择自己乐意的地方、事业和目标，并且支配这一切。其余的生命都具有狭隘的天性，因此自身内部就受到我所确立的那些规律的限制：只有你一个不为任何狭窄的范围所钳制，可以在我交到你手里的那一自然界中随心所欲地立标定界。我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央，使你更能洞察周围的一切。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缚，自身成为创造者，亲手塑就自己最终的形象。”

——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德拉·米郎多拉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沉重、凝固而又安详的黄灿灿的砾石构成的土地，它沉默地停在那里，象是一个无言的巨人，随时等待着来自这个世界任何角落的挑战。”

——《淘金大船》作者的剧本提示

我以这两段话作为我们导演分析的引言提醒我们这一创作集体中的每一位创作者，也许，它能够使我们集中注意的焦点，展开我们对《大船》的深入思考，以期纵观“大船”人，把握“大船”形，寻求“大船”魂，改正“大船”的走向。

一、寻求《大船》魂

1. 关于“大船”、“土地”的思考

一条荷兰造的现代化采金大船开进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金沟。

这故事挺诱人。

没错，作者梁国伟就是以这样诱人的戏剧背景把《淘金大船》摊在我们面前。感谢他送给我们一条充满象征意味的采金大船，一条同样是意味无穷的古老金沟，并“随船”送来一群七颜八色、活蹦乱跳的金沟人。

古老，意味着贫穷、落后，愚昧。

现代化，意味着先进、发迹、文明。

人类社会从古老到现代化，这中间拉出一条何等漫长的线啊！然而，在人类共存的地球上，完全从古老中脱壳的并不是人类的全部。当那强大的、充满现代节奏的，撼动人心的世界性的生命追求的高亢主旋跃跃欲试地要冲向外星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听到来自地球某一角落里的一支悠长的古老的歌。

于是，历史老人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样的一副担子：一端系着落后与愚昧，一端系着文明与发达。一个担子挑着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相差那么悬殊。

作者那尖刻的眼睛，敏锐的思维似乎在这里停住了。是以历史的眼光对人类社会过去与未来的审视？还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对地球上的人——生命自身的思索？不然何以把一条现代化的采金大船开进一条古老的金沟？何以把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挤在一块艺术天地里？

好一条巨大的现代化的采金大船！

好一条古老的野味十足的金沟！

好一个文明与愚昧，发达与落后相互撞击的淘金世界！

攀上那条巨大的采金大船的顶端平台举目眺望，我看到了并感受到了作者在剧本提示中所描绘的那片古老、沉重、凝固而又安详的土地……

是的，这片土地确实显得沉重而凝固。以致于任何外来力量都无法撼动与瓦解。除非它自身的力量在内部的爆发与突破。然而这土地确也神奇与富足，在这土地的深层脉管里，流动着如支撑生命的血液般珍贵的金子，在这土地的表层躯体上，存活着一代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生灵。这土地象巨人，也象母亲——慈祥而富有的巨人母亲，她默默地躺在那里，一边无穷尽地生产财富、一边无穷尽地为她的子孙付出这全部财富。母亲是富有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们似乎也拥有一个美好的绿洲，安甜的乐园。因为我不想怀疑，这片土地会是一片“死土”，这土地上的生灵会是一群“痴灵”。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造物主对亚当曾经说过“他不想捆住人的手脚，目的是让人根据自己的心愿去选择自己乐意的地方，事业和目标，并且支配这一切”。然而同是上帝创造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生来死去的代代生命却依然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伴着“粗糙的米饭、沉重的劳动、无穷的争斗”，在这沉闷的角落里沉缓地徘徊、艰难地辗转，说不出是凄凉悲伤地，还是安然满足地哼着那支沉缓的无变奏的古老的歌……

这土地安详吗？她曾经安详过。她曾经无忧无虑地闭上窥向外界的眼睛，乐于满足地沉卧在那里——近乎于麻木。尽管如此，那毕竟曾经是曾经。还好，她还没有长睡不醒。在那巨大的躯体内还有一股不甘凝滞的流动的血液，一种挑战的力量，一种不屈的精神。当历史老人带着“文明的微笑”从那个令人神往的世界神采奕奕地走来光顾这位多少有些苍白的母亲时，她那跳动沉缓的心灵似乎被骤然唤醒，发出了自强且自怜，自尊且自卑的强烈震颤，她似乎要挺起久卧的身躯，活动一下麻木的筋骨，疏通一下堵塞的血脉，抖擞一下僵直的肢体，抖去那日月久积的尘渣灰土！她似乎不再那么安详了，一股爆烈的，躁动不安的热流在那跃跃欲试的躯体内流动、奔流、翻卷、沸腾！她已经感觉到在抖去身上衰老陈迹的同时应吸取一些能使生命勃发不败的东西……

于是，那土地那么强烈地充满了渴求，充满了欲望，充满了神往……

于是，我久久地停在那片干枯、贫瘦、龟裂、板结的土地上，拭摸着土地的血脉，窥探着土地的胸怀，揣测着土地的灵魂……

那一道道纵横交错、深浅不一，宽窄并合的地裂，象是一道道苦恼的、困惑的，极尽思索的纹皱；象是一张张饥渴的，痛苦的，充满期盼欲求的大嘴；象是一只枯瘦无血，青筋暴胀，伸张开来并抓向四方的大手……

透过这龟裂，板结的地层表面，我感到在那“纹皱”的底层，在那“大嘴”的深部，在那“大手”的根柢，酝酿着，淤积着一股巨大的、势不可挡的爆发动力与突破的力量！

作者笔下的这个无言的巨人，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在随时等待着来自这个世界任何角落的挑战吧？

苦恼、困惑、思索、饥渴、期盼、欲求，——只有曾经麻木僵化而终被撼动唤醒的灵魂才会产生这样的心灵的折磨，灵魂的撞击！这是一种觉醒，欲望的觉醒，意识的觉醒，——生命的觉醒。

这觉醒了土地，觉醒了的金沟，觉醒了的金沟人，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冲动之中去寻求，去获取，去奔波，去争夺，撒欢儿般地扑向那条令他们眼花缭乱的、心花怒放的“大船”。

这是“大船”的召唤！这是“大船”的诱惑！当这“大船”以其强烈的，强大的，撼动人心，催燃人欲的旋律迸开那扇古老的门进

入人们的心灵时，谁还愿意去哼吟那支古老的歌呢……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

整个生命都不会愿意。

“大船”压进了金沟，土地等待着挑战。此时的金沟土地，处在一种何等痛苦的困惑之中。她那焦渴如焚的地心内核，强烈地期盼着“大船之水”的浇灌充实，然而那沉重凝固的强硬外壳，以其自身无法摆脱的自缚力量，不自觉地与外来力量形成对抗，却不甘心久卧不振，欲腾飞却又摆脱不了自身的重压，于是它苦恼、它压抑、它困惑。难怪那位迷人的欧洲少女在极度的困惑与绝望中向仁慈的上帝高高地合起虔诚的呼唤之手，发出心灵深处的诉求：“你救救我吧！让我的灵魂从这无边无际的黑夜中走出来吧！”她梦想着把自己故乡的采金船矗立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就象当年的哥伦布把自己的小帆船驶进美洲大陆的港湾一样。然而她失望了，她发现这片沉重的土地并不比美洲大陆的港湾更容易驶进，这土地上的人也缺少甚至没有哥伦布的精神，哥伦布的血气！那雄心勃勃年轻有力的船长不也面对这古老的土地发出令人心冷的抱怨与诅咒吗！“这片该死的土地，他把我从头到脚整个的埋住了，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呀！”

大船、钢铁，金沟、土地，他们以其各自的气魄显示着各自的力量。开拓与固守，抗衡着、对峙着。

“钢铁”，是否有足够的力，划破并拓开这土地呢？

“土地”，是否有充足的力，承受并拥抱这钢铁呢？

何时，这钢铁与这土地，能以彼此的力量，不再产生质的对抗，向对方靠拢，最终得以溶合形成一股新的一致力量呢？

到那时，这土地，这金沟才可能真正变成金子般闪光的世界，这土地上的生命才可能舒开“古老的褶皱”，绽开“文明的笑脸”，也只有到那时，这土地、这土地上的生命，才可显出伟大的存在价值，也只有到那时，那只古老的歌，才可能真正的遗为古老，装进历史老人那破烂的库存。

可是，那是什么时候呢？

“主啊，请你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你只会说，当人明白了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获救了，可是，是什么时候呢……”

困惑。一片混沌的困惑。

你的困惑。

我的困惑。

他的困惑。

生命的困惑。

记不清在哪个刊物上看到过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个年轻人信步在海边，发现岸边有一小舟自横，舟上有一老者静卧在那里，时间久了，年青人顿生疑惑，便前来与老者搭话。（大意）

“您为什么一直呆在这里不动？”

“我什么也不想干。”

“您应该下海打鱼啊。”

“下海打鱼干什么呢？”

“打了鱼就能换来钱了。”

“换来钱干什么呢？”

“有了钱就有了财富，就能成为富翁了。”

“成了富翁又干什么呢？”

“成了富翁就拥有了一切，到那时您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了。”

“那你看我现在不就什么都没干吗？”

老者说完哈哈大笑，闭上悠闲的眼睛，重又回到他那个“什么都不用干”的极乐世界中去了。

不言而喻，这故事寓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深含着对于人——生命的思考。

显而易见，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一位老者，所谓“老者”只是一个思想的化身。

自古人生谁无死。新新老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然而，任何一个生命人，从生下来就开始为了活着而奔忙。没有谁明知早晚有一死，而就轻易地放弃了活。相反，活的更积极，更顽强，更旺盛，也更活跃，更热烈。人，之所以拼命地活着，拼命地想活的更好，是人的，与生俱来的，人类共存的那个东西——欲望，作为生命的内驱力，在点燃着生命之火，支撑着生命之船。

没有欲望的人是不存在的。正如有人说人在未有感性欲望产生的时候，生命也未开始。所谓欲望，按弗洛伊德的解释为“淤积的心力”。这种“淤积的心力”构成了一种本质力量，即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它做为人的生物生理的本性表现，构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原动力成为人类心灵世界的重要组成部份。费尔巴哈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欲望”是猛烈的，火一般的，锋利的，痛苦的，严峻的，因此它具有某些原始的特性，永恒自然的特性，它是一切本质和生命的基础。

“欲望构成本质”。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渴望，如前所述如同那位“什么都不想干”的老者一般，他也没有任何本质，他成了虚无。只有在欲望中，人——“他”或“我”，才获得特性，“他”或“我”才成为特定的本质，成为饥饿的，口渴的，好色的，爱好虚荣的自私自利的本质，成为自我某物：因为，“他”或“我”在欲望中起初通过想象，然后通过行动把所渴望之物的特性铭刻在“他”或“我”自身之中。故此，古人云：“欲即天之理”。“饥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至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然而，尽管“欲即天之理”，欲望终归只是作为一种生命的内驱力构成了人类心灵世界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存在。并不是人之生命的全部内容。在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的周作人先生曾经这样说道：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而这个命题包括两个要点：(1)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即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就保留着动物的某些属性，正如鲁迅先生

说：“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是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饥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就其这一点，无论是动物，或是从动物进化过来的人，是大自然中所有一切生命之大共也。但是人终归有别于动物，即然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必然就超越了动物的自然属性，而且有了社会属性，进而成为人的根本属性。当人类从原始状态中走过来，经过高度的自我进化与完善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人时，社会的理性规范将对人的欲望或情感产生制导作用，社会将通过种种途径，如宗教控制，伦理控制，法律控制等等来制约人的欲望和情感。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在他的整个生命意识中除了表现出欲望的本质力量外，还有着一种巨大的意志力量，意志包含着自我强制性、自我的方向选择，而在选择的过程中，又受到自己追求的社会性目标的控制，因此，它总是带有某种信念，总是受理性的作用。所谓人的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就是人的内在欲求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故此某些现代观念这样认为，人的心灵世界本是充满着精神自由的，他们的情欲本身就是美的，他们充满着人生欲求的个性总是要力求自由地放射。但是，理性的规范，人的社会习俗的各种规范却限制了这种内心的冲动，熄灭了个性的燃烧。人不是被自然的异己力量，而是被人自身创造的力量所束缚，人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牢笼，天堂与地狱同时诞生。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欲望，是人的自然天性，天性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意志，是人的客观存在，其力量同样是不可违抗的。

然而，这就是人，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内容。人就是在这两种强大的牵制中求平衡、求生存，去表现生命，去完成生命。正如马克思说：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被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3. “船魂”的确立——主题与主题思想

主题

A、人，即生命自身的欲求——希望活的更好，以实现做为人的自身价值。

B、呼唤民族的自强。

主题思想

每个人都希望活的更好。

所谓活的更好，也就意味着人的种种欲求在最大限度上的满足，也就意味着人的自身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每个人都在为能满足主体欲望，实现自身价值的极度渴望中追求着、奋斗着，拼搏着。

然而，尽管有人说，人的一切要求都是合理的，人的欲求本身是美的，但是，即便是合理的要求，哪怕是被称为“温柔的灵魂美”的情爱，也未见得必须实现或必然实现。做为社会人，他们在满足某种欲求，实现自身价值、完成其生命过程中，必然受到来自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个人的等等方面的客观或主观的制约与束缚，由于这些无法抗拒，无法排开的制约与束缚与人的主观欲求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冲突：而尤其是，由于那些来自人——这个生命本体无法克服或根治的弱点或不足而产生的自我束缚和自我冲突，必将使人面对客观而生苦恼，面对自我而生困惑。

做为生命的个体是如此。做为生命的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亦如此。做为整个人类同样如此。

每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立的意识与民族自强的精神。每个民族都迫切的希望本民族的强大与富有，都期望自己的民族地位和民族价值得以实现，得到世界的公认。

做为整个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对称物，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大自然的主人姿态站立起来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强化了社会力量，但同时也强化了对自身的束缚。无所不在的辩证法注定了人类要经历漫长的苦难历程。人类无可奈何地要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人类自身的发展。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人在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寻找自己位置价值的历史。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常以龙的精神，龙的气质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

中华民族这条巨龙，曾经荣耀地腾飞过，曾经在人类进化的文明史上注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做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贡献，它曾经出色地显示出龙的精神与气质。

但是，中国毕竟是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古国，毕竟是从原始、封建、贫穷、愚昧、落后的泥潭中走过来的，难免在这“龙的血液”中注上历史的烙迹，从而导致着民族素质中的某些弱点，甚而低劣。

当今世界，已经走向一个科学的世界，一个高度发达与文明的世界，整个人类意识正在这历史的长河中以突飞猛进的步伐跨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中华民族这条古龙，这条曾经腾飞过的巨龙，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扬起现代，先进、文明与发达的巨大风帆，使我们的民族走向更加强大与富有，展示出我们民族的价值与地位。再抖龙的伟大精神与气魄，在我们所需要加速提高的一切之中，最首要的是整个的民族素质。

我们期望龙的腾飞！

我们呼唤龙的腾飞！

二、把握《大船》形

1. 剧本的结构特点

A、人物组画面的分切构置

同任何剧作一样，《淘》剧有一条贯穿全剧的主题线，但同有些剧作不同，《淘》剧的这条主题线不是系在某个主要人物身上，使之成为全剧的矛盾中心、冲突的焦点。《淘》剧的以人的生命意识为主题而贯通全剧人物的这条线，以相对均衡的份量分别系着几组人物，几组人物的矛盾纠葛几乎是互不关连的各系一个扣结。每个扣结系着一组人物，从而形成五组相互独立，色彩不尽相同的人物组画面。然而无论每一个扣结，都牢牢地同系在一个魂上，即人的生命意识的展示与开掘。

B、戏剧情节的“两段式”推进

《淘》剧总分两幕。第一幕有十场戏，我们分别命名为：“送葬”、“签字”、“增产”、“告状”、“诉婚”、“骂情”、“倒卖”、“约会”、“护情”、“求职”。第二幕有八场戏，即“交易”、“摊牌”、“和解”、“怠工”、“殉情”、“典妻”、“霸情”、“翻船”。

此剧有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将关系到我们演员在以往训练和接受的常规性表演的基础上要有些新的适应。这也是我分析并把握剧本结构的目的所在。

《淘》剧的戏剧情节展示之快似一抖即开。一幕中五组人物画面相继推出，戏剧冲突及人物性格及关系迅速展开，每段戏都象一团燃烧的火球从幕后一下子推滚出来，浓烈、鲜明而集中。五团火球彼此相应，形成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戏剧节奏。

如果说，一幕的戏剧情节是一抖即开，二幕的戏剧情节就是一蹴而就。二幕中的五组画面中的人物命运在快速推进的情节中走完了一段“坎坷的历史”，跑到了本剧的终点，随着一声震天的巨响大船翻沉而告结束。这五团浓烈的火球许会继续以其浓烈的气息在观众的心灵中燃烧不息，继而引起人们对于人，对于生命，甚而对于我们民族前景的深刻思考。

C、“写实”与“象征”的相应并举

《淘》剧是一出具有象征意味的戏剧。但它的象征手法是不通过情节或人物的夸张、变形甚至荒诞来完成其象征的。它是在一片写实的人物，即人的行为的真实，语言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乃至欲望等等的写实中有意的但却是自然而然的透射出一种强烈的、耐人寻味的象征色彩。这群活灵活现的金沟的主人们在金沟这特定的环境下，造就了金沟人的独特气质，形成一种我们所不甚熟悉的、个性鲜明的“金沟气质”、“金沟性格”、“金沟精神”。这“气质”、“性格”与“精神”又生发了一种“金沟式的冲动”，产生了金沟人特有的行动方式，质朴、敦厚、憨实、鲁莽、粗犷且粗野。哪怕是在表达情爱这一神圣而细腻温柔的情感时也显得那么大刀阔斧。在这些写实的泼墨式的粗线条的金沟人面前，限于我们的生活体验，我们显出自己的陌生。但是，金沟人心中的蕴藏，爆发出的情与欲，他们的追求与满足，他们的苦恼与困惑，从本质上都是我们人类共存的，共通的。同样，源于我们的生活体验，我们又显出自己的熟识。

剧作在这一片真挚的写实的土壤中，栽下了一棵象征的“树”——生命的象征；引出了一泉象征的“流”——人欲的流。这“树”和“流”即置根于这一片“实在”的土壤中，却又超出这土壤的自身界线，升腾起一串思想的火花。正如那条赫赫醒目的现代化采金大船开进这几乎被人遗忘的古老金沟一样，它既是一堆钢铁的机械物质在金沟土地上的矗立，又是一条“精神的大船”在金沟人的心灵中，不，在金沟以外的更多人们的心灵中高傲地矗立，发生强大的、迷人的诱惑与召唤。

在金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大船——这个现代化的庞然大物的直观出现，当然毫不含糊地具有一种超越钢铁机械物质以外的，意味深长的思想内容。然而剧作的特点却在于没有把这“意味深长的东西”象是街头上到处可见的各种标语广告一样，成为一种提醒人们注意的专门招牌标志。

“象征”在“写实”中自然升腾，升华。聪明的观众会在这自然的升腾之中去感受，去领悟。

D、戏剧时空的交叉融会

《淘》剧以古老的金沟做为戏剧的社会环境，在这环境中又安置了一条现代化的采金大船。展示出戏剧的时代背景。金沟与大船以各自强烈的鲜明的色彩彼此相映，构成了《淘金大船》总体画面的基调。金沟中的人和大船上的人虽同属金沟，但由于社会的分工又使他们成为两个有所联系的独立群体。

由于两个独立群的相互关连的关系，更由于人物组画面的分切构置，戏剧情节的两段式推进，乃至“写实”与“象征”相应并举的结构特点，就使得《淘金大船》在时空关系上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灵活、多变，以及相对的自由性。

《淘》剧的戏剧时空的结构特点，将直接关系到舞美设计的总体构思以及我们舞台体现的样式。

对于《淘》剧剧作的结构特点的分析研究，意在使我们认识并把握住“船形”，使我们舞台演出的方方面面诸如导演、表演、舞美、灯光及化妆等都将依据剧本的本来风貌发挥我们创作人员的想象，在明确一些必要的剧作上的要求之后进行我们的二度创作。

2. 剧本的体裁

这是一部以现代生活为素材，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成，并具有一定象征意韵的正剧。

3. 剧本风格及艺术特色

“具体的写实、总体的象征”是《淘金大船》剧本风格的突出体现。

A、关于“具体写实”的有关方面

时间：八十年代春至秋——我们生活的时代。

地点环境：金沟，源于东北黑河五道沟一带——现代生活中的人和事。

八十年代是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与开放使这个年代具有自己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节奏。尽管这个地处边陲的古老金沟闭塞、偏僻、荒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时代节奏的波及。作者写了金沟的原始、闭塞与荒芜；写了金沟人的粗俗、野蛮与落后；写了金沟的男人、女人、及男男女女之间的那些事，但也写了受时代节奏波及下的金沟人的唤醒的欲望、复苏的意识和物质与精神的种种追求，以及在各种追求中的苦恼与困惑。这些人和事，有些就是生活原形的艺术加工，如六十多岁的老金班头娶了十几岁的黄花闺女曾是当时金沟一带的一大趣闻而流传方圆百里。有些虽不是金沟的真人真事，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条古老金沟可能有的人和事。当剧作把这些有、或可能有的人和事做为基本创作素材勾画了《淘金大船》的蓝图时，就已经奠定了艺术创作的写实性基础。

B、“总体象征”的重点概括

大船。

许是采金大船那显示力量的钢铁骨架，或者是大船发出的似呻吟又似呼唤的轰轰震响，使作者撞出了心底的冲动，启开了灵魂的思索，并把这冲动与思索倾注于大船，使大船这钢铁的物质被赋予了一种精神色彩？于是这大船便满载着现代工业的文明与发达气宇轩昂地开进了这古老的金沟。它明白一种强烈的色彩，一个鲜明的符号，与这金沟的古老、这土地的凝重形成了两种质的不同对比，两种力的相互抗衡。当它们各自以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气魄溶汇于一个戏剧舞台上，不言而喻，便自然且必然地产生了特殊的象征意味和鲜明、丰富而又深长的戏剧语汇。

最终，也是作者最为辛辣的、最让人心疼的一笔：大船翻沉了！大船在发出最后的呻吟般的呼唤被这沉重的土地彻底的答复了！更不幸的是、那位曾雄心勃勃的年轻的船长和那位楚楚动人的欧洲少女成了大船的陪葬！

这一笔，象是作者用沾满浓墨的大笔狠狠地甩出一个巨大的深深的“惊叹号”！

一声震撼金沟土地的钢铁折断的巨响；

一阵撕裂金沟人心肺的警报嘶鸣；

满山遍野的金沟人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沉没的大船，他们惊诧、愕然、狂呼、嚎啕：

——生命的骚乱，金沟的末旧

断指沟前，黑压压地挤满了金沟人，望着大船的葬身之地，呆然停止如同雕塑。

没了惊诧、没了愕然、没了狂呼、没了嚎啕，有的只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死一般的沉默。

——生命的瞬间凝滞，金沟的历史停顿。夜色更加暗淡(压光)

空中那淡淡的月光轻轻地抵抗着这创伤的土地，创伤的人们，月光下只能看清这金沟土地的自然轮廓和这片土地上影影绰绰的生命体(剪影)

——大地在思索、宇宙在思索、亚当的灵魂在思索……

“上帝、全能慈爱的上帝，你救救我吧！让我的灵魂从这无边无际的黑夜里走出来吧！人类的生活，难道竟会如此地残酷吗？你创造了人，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抛进这样的苦海里……一个人人生下来就应该是神圣的，自由的，幸福的，他们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得到的一切欢乐！可欢乐在哪儿……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你只会说，当人明白了他们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获救了！可是，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什么？”

“……我把你安置在世界的中央，使你能更容易洞察周围的一切……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缚，自身成为创造者，亲手塑就自己最终的形象。”

转台在缓缓移动，象是地球在运动。

一个似是而非的地球状的巨大圆光占据整个天幕与转台形成一致在缓缓转动。

一个运动的世界。

踏在这“地球”上的生命在默默地行进着，似乎是在茫然中寻求？在怅惘中思索？寻求自己的位置，思索自身的价值。

一声声沉闷的、砸在人们心头的钉棺声。

一声声淡然的、唤魂的稚嫩童声：爹啊爹啊你左躲钉、爹啊爹啊你右躲钉……

与第一幕的“送葬”遥相呼应，这熟悉的“唤魂”声会让人想到第一幕开场那个庄严肃穆的送葬场面，会让人联想到，又一个送葬仪式在金沟重演了。但送走的却不是白发老朽的金沟的开朝元老，金沟的第一代生命，而是正值年轻有为的黑发人——采金大船的船长，金沟的第二代生命。而唤魂的却是未成年的、金沟的后继，金沟的第三代生命——金沟的未来。

历史在轮回。生命仍将继续。生命的欲求的力量仍将是强烈的！永久的！而伴随着种种欲求而来的苦恼与困惑也仍将是强烈的、永久的！

生命就是在这种必然性中得以完成和继续。

人就是在这种必然性中去塑就自己最终的形象。

一条现代化的采金大船以其伟岸的不可战胜的高傲姿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即天幕)象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伴着那显示力量的轰鸣向人们发出强烈的呼唤！越来越大，越来越亮，那种势不可挡的升腾力量象是来自宇宙的支撑！它要压向这片凝重的土地，压向这个古老的金沟。在这巨大的采金船脚下，金沟显得渺小，土地显得质弱、金沟人显得茫然失措。它似乎来的太快，冲的太猛，这个还哼吟着那支悠长，古老的歌的地球一角是否能承受住这现代的“采金大船”的重压呢？

当然，这不是现实中的大船，这是金沟人心中的“大船”、神往中的“大船”。

埃丽丝。

诚然，埃丽丝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与夏金宝、王秀芬一起构成《大船》人物画廊中不可或缺的一组画面。她以荷兰造船业总技师的身份参与了事件卷入了冲突之中。她可以满怀义愤地毫不宽容地斥责船长夏金宝；感慨万分又不乏温和地提醒矿长刘麻子；慷慨但却不无忧叹地拿出三万元钱满足了那么一心想发大财而盗墓倒卖古董的唐中喜；她也可以默默地注满同情地忍受来自金沟女人王秀芬的攻击和恐吓。但是，当她处于深度的苦恼与困惑之中停立在大船中心的顶端，面对茫茫无际的黑夜，面对沉重凝固的土地，为人类、为生命、为灵魂向她心中全能的上帝发出祈祷的时候，她那血之躯已升腾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思想的化身、一个灵魂的写照。当她缓缓且从容地抛去束缚着生命自然之美，重坠着生命自身的富有的高亢节奏的一切遮遮掩掩的外部装饰时，象是卸掉了历史所压在人类身上的一切重荷。那白玉般遍体裸赤的生命，发射出不可泯灭的生命之光，勃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茫茫黑夜吞食不

了那生命之光，沉沉的土地掩埋不了那生命之神。她象一尊纯善纯美的月亮女神，奉着上帝的召唤，来到这，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神圣使命，照亮这茫茫的黑夜，暖化这深深的土地。

她以那跳动着生命活力、闪烁着生命之光的、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遍身赤裸的玉体，向这茫茫的黑夜发出强烈的提醒与呼唤：生命！生命！生命！向那茫茫古老的土地发出提醒与呼唤：生命！生命！生命！向那生存在天地之间的，被历史的重荷压得已经几乎忘记了是什么的人发出更强烈的提醒与呼唤：生命！生命！生命！她在转达着上帝的旨意：要珍惜生命，不能这样地生存！要热爱生命，不能这样地生存！不要浪费生命，不能这样地生存！不要摧残生命，不能这样地生存！你们要明白你们自己是什么，只有当你们重新醒悟到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就获救了！

这难道那个欧洲少女的呼唤？不！这是文明巨人的呼唤！她是这文明巨人的理想化身。

与其说夏金宝与埃丽丝深深相恋，不如说他与现代文明深深地相恋；与其说他渴望得到埃丽丝，对埃丽丝的失望离去感到恐惧；不如说他渴望现代文明，对将被现代文明而抛弃感到恐惧，与其说埃丽丝希望夏金宝成为她意中伴侣，不如说现代文明巨人期望他成为代言人，成为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先驱。

夏小兰。

不要说由于这块土地荒芜、贫瘦，金沟的古老、落后，这里的生命就注定了本质上的永远愚昧。别忘了，就是在这土地的深层——都尚待开掘、散发着新鲜的土地气息的深层，埋藏着纯金，赤金！

夏小兰，就恰似这尚未开掘、尚未发现与展露价值的一块纯金、赤金。她是这土地上美质的化身。她是这金沟的希望，土地的希望，也是生命的希望。做为一粒生命和种子，她身上具有生命本该具有的一切品质。她爱生命，爱生活，她充满想往、注满激情。她充满生命的暴发力。她渴望自己这生命之火得以熊熊燃烧、生命之花得以饱满地开放，生命之果得以理想的完成。

她在这片黄灿灿、层层叠压的坚硬的砾石中辗转踌躇，凭着生命的本能艰难地行走着。“大船”的开进，使她知道了山外还有一个迷人的世界。于是，她抬起了头，放长了眼，站到那高高的砾石山头在心里默默描画着那个她所想去的世界。

同视为质美的生命，“小兰”与“埃丽丝”遥遥相望，象纯金和白玉，相映生辉。她们应该成为一对至亲的姐妹。她们相互招手，彼此绽出微笑。她要走出这荒芜的土地，扑向“埃丽丝”那已经展开的、热情的臂膀。但是她不知道怎样才能通向外界。迷茫中她失去了勇气。然而上帝似乎特别珍爱这颗质美的生命种子，给她送来一个爱神为她引路。

然而她不幸。那爱神也没能摆脱来自这片土地的沉闷气息，被活活窒息而死。她不能逃脱这气息的重重包围与侵蚀，那纯美的心灵已渐脆弱，生命之火已衰落，在神情恍惚中失去爱的支柱，于是这火还没得以熊熊燃烧便过早地熄灭了，生命之种还没结出丰硕之果便凋零早谢了。

一颗质感纯美的生命种子便被葬埋在这古老的金沟——美被践踏！美被毁灭！

多么残忍的毁灭！

连那条气势浩然的钢铁大船，伴着埃丽丝与夏金宝的绝命呼唤都翻沉在这片可咒的土地上，更何况夏小兰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之粒呢？

生命，你不容易！尤其面对这古老的金沟。

“大船”，你不容易！尤其面对这片沉重的土地。

看来，从古老走向文明，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甚至有些残酷的历程。在这艰难的过程中，还要有更多的“小兰”在进取中付出代价，还要有更多的“大船”在抗进中翻沉。

能不能少一点牺牲呢？

“具体的写实，总体的象征”这是《淘》剧剧本风格的突出展现，除此之外，从艺术技巧上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它的艺术特色：

鲜明的时代感；

较为浓烈的生活气息；

较为丰富而鲜明的人物性格色彩；

较为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等。

三、纵观《大船》人

1. 人物阵容的分置

《淘金大船》人物众多，在众多的人物网中形成三大阵容(不以社会分工为线)。

“大船派”，即以夏金宝、埃丽丝、夏小兰、马翠芬、唐中喜为主(包括郭瘸子在内)的从事现代淘金业的船员。这批人年轻，是全新生命的充实，做为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必须伴随着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包括全新的工业技术及严格的科学管理的特点。

“元老派”，即以刘麻子、吴大酒壶、夏福贵，老宋头为主(包括夏金宝之亡父夏福元之魂灵在内)的老一批金沟的淘金汉。他是古老金沟旧势力的代表，存留着根深蒂固的旧的传统观念，落后的社会习俗和不甘灭落的欲求等。

“金班派”，即以周小眼、肖福根等为主的一批从事手工淘金并以此谋生的群体。这批人基本上是老金班的延续和缩影。

“金班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命群体，由于他们多是为生存而浪迹天涯从不同的角落云集在这里，靠金子谋生或发财。故此，他们处在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下，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心理因素，在他们身上有进袭的恶俗，又有应运而生的私欲膨胀的低劣心态。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粗俗、野蛮和愚昧，仅仅为了生存去满足吃喝嫖赌的原始生物的基本需求，一方面又表现出“人之初”的可贵气质，质朴、粗犷、憨直、诚实，没有那种世俗的圆滑、奸诈、贪婪、虚伪，他们靠自己的手，靠手中的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自我生命的存活。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走向，一是愚昧下去，无知到底，终成一群无灵魂力量的生命体。一是“武装”起来，成为能发挥生命的无限创造力的进取力量。

这三大阵容，代表三种势力构成了金沟的社会结构，在这片土地上相为抗衡与制约。既有横向纠葛，即“派”与“派”的纠葛，又有纵向冲突，即“派”以内的人之冲突。在这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中、形成了五组相对集中的人物画面，系了五个矛盾冲突的扣结。

2. 事件纠葛线的梳理

A. 船员吴君才因两次醉酒旷工，违反了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埃丽丝执理相争一再坚持下，本不想开除吴君才的船长夏金宝不得不撕开“情面”当场签字。吴君才心怀不满，以“金沟元老”不可欺的架势，仗着酒胆捆着老婆孩子大闹船台，以卖掉或打死老婆孩子对夏金宝施加压力与威胁。矿长刘麻子不忍目睹这个一起走过来的老金班人“以死求职”的可耻相，以矿长的身份，同时也以老一辈人的身份强求夏金宝收回签字，夏金宝终于承受不住这双重的压力，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告签字无效。

B. 从外边的世界调到金沟来的郭瘸子，与夏小兰偷偷相爱了，并要把恋人从这金沟里带走。早已占有了夏小兰的继父夏福贵打散了恋人的幽会，赶走了他的“情敌”，“叼”住了夏小兰。郭瘸子迷茫出游，吞食了毒馍以死殉情，弥留之际爬回金沟，死在恋人怀

里，小兰痛不欲生，错乱中杀死了夏福贵，疯疯癫癫随着郭瘸子那出死的灵魂游荡……

C. 马翠芬十岁时为了生存嫁给了当时的旧金班的六十多岁的老宋头，这扭曲变态的婚姻满足不了这女人充沛荡漾的心，她爱上了小她十多岁的淘金汉子肖福根，这便触怒了她的旧情人金班头子周小眼，他仰仗自己在金班的势力，以暴力赶走了肖福根，马翠芬为保全肖福根不受到伤害，忍痛割爱，屈从如旧……

D. 曾为夏金宝奉献了一个女人全部身心的王秀芬抱定誓死不离的信念，向她的与埃丽丝热恋的丈夫夏金宝实施报复，从而找回一个女人的自尊。

E. 一心想发大财的唐中喜，不惜以房产抵押借款万元倒卖黄金，结果买卖砸锅，自食恶果，为保住房子，萌生了典妻的念头……

3. 全剧几组矛盾冲突 人的种种欲望和要求与客观制约(社会、历史、人与人之间等)和主观束缚(意志、思想、性格、素质等)的冲突。

4. 几个重点人物性格特征、欲求及贯穿行动

夏金宝性格特征表现：优柔寡断，灰冷消沉，虽自信、自负、好胜好强，但意志脆弱，缺少坚韧。尽管雄心勃勃，但缺少牺牲精神，甚至有些贪功而自私。顺境时则昌，逆境时则馁。

贯穿行动：开拓古老金沟。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与抱负，为使古老家园摆脱贫困、落后和愚昧，过上人的生活做一次艰难的努力。

他渴望成功，以证实并实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价值。他渴望自己成为现代金沟的开创者，为自己建立一块“创业的丰碑”，而得到家乡父老的歌功颂德。

他不得成功的主观束缚，是他性格中的全部弱点，其本质是做为一个开拓者的自身素质。家法势力、世俗观念、社会习俗，及顽固的“情面”、“体面”和“场面”的人情世故的恶习是他不得施展的客观制约。

由于主客观的制约束缚，夏金宝的心态有三个层次的变化：其一，信心十足——想做个英雄；其二，信心的动摇——不敢称英雄；其三，信心的丧失——讨厌逞英雄。这三个层次的心态发展通过三个大的行动表现出来：其一，从带着埃丽丝来到金沟到要求埃丽丝帮他办出国离开金沟；其二，从开除吴大酒壶到收回吴大酒壶——该坚持的他没能坚持；其三，从拒绝刘麻子没有科学依据的增产要求到接受了这无理的要求——不该接受的他接受了。

尽管最后在埃丽丝爱的温抚与鼓舞下，夏金宝似是恢复了英雄的勇气和信心，但这可怜的勇气和信心却伴着翻沉的大船成为历史的遗憾。

埃丽丝性格特征表现：热情干练，坦诚执著。即有女人细腻的情感，又有“男人般”坚定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气质。对事业充满信心，对生命充满热爱，对爱情充满诗意。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即有少女的浪漫情调，又有一个工程总技师的严肃精神。富有同情心但却不迁就是非，放弃自我追求。

贯穿行动：以不惜一切的勇气，以全力以赴的热忱，帮助扶持夏金宝。同时也是为自己去实现那个诱人的抱负，以自己的精力与才华，用自己家乡的采金船去改变这片土地的荒芜与落后，以自己的爱，用自己的心去塑造一个将属于自己，也属于金沟的英雄，以实现自己做为人的生命价值。

对于夏金宝、埃丽丝经历了三个层次的心态变化：其一，对充满信念的夏金宝，她给以由衷的信赖，正因如此，她为他献出了纯洁的爱，并随他远赴，来到这古老荒芜的地球一角。其二，对信心动摇的夏金宝，她不给以理解，正因如此，她曾一味地、激烈地、强硬地、毫不迁就地指责他、驳斥他乃至嘲笑他，骂他是个“说大话的骗子，胆小鬼”，甚至掐断了恋情冷落他，提前回国回绝他；如此这般，是因为她做为一个异国客伴，还不能象夏金宝那么深刻的热爱并了解这个古老金沟的“三尺冰冻”，这片凝固土地的“非一

日之寒”。其三，对信心丧失的夏金宝给以理解，正因如此，她重又主动地如同以往地向她的恋人投去爱的光环，并打消提前回国的赌气之念，要留下来象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绪福斯去推动那块永远要滚落下来的巨大岩石一样，伴他一起去承受来自这古老金沟的“一个个冷冰冰恶狠狠的灵魂”的怒视，和他一道用自己家乡的采金船又掀动这古老土地的“三尺冰冻”，这荒凉一角的“久日之寒”。她不再是无情的斥责，难堪的痛击，而是温和的鼓舞，柔情的唤动，以及那种极其诚挚的，只有恋人间才有的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感染。她终于理解了夏金宝，是因为她终以自己的心感受了这古老的金沟，这沉重的土地，这个并非象她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易于改变的社会环境。

泼辣、率直、火暴、外露是马翠芬的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风风火火，象一团火般的，极富诱惑力的，性感极强的金沟女人。泼辣中含着质朴，火暴中含着正直。虽多情但并不风骚，虽俊俏但并不妖冶，虽惯于和野男人打情骂俏但并非放荡不羁。强悍的外表之内有一颗火热，纯善又温柔脆弱的心。她终归是个女人。

贯穿行动：强烈地追求爱情的幸福。强烈的渴望寻求一个真正的男人——不把女人当成泄欲工具的男人，踏踏实实和自己建立一个相亲相爱的小家庭的男人。她要找回失去的青春，她要补偿做姑娘时曾经向往过但未能如愿以偿的幸福梦。

吴君才，绰号吴大酒壶。酒，似乎成了他性格中的调色剂。祸因酒而生，福因酒而得。不醉酒他不会违章旷工被除名，不醉酒他又不肯捆着老婆孩子大抖威风重上船。不醉酒还有个人样，一醉酒便没了人形。没文化、没技术，靠船吃饭养家糊口却又自视金沟元老以老卖老。金沟元老是他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最高荣耀。

贯穿行动：死命地维护自己金沟元老的尊严，拼命地抓住靠船吃船的铁饭碗。

四、“排建”《大船》的构思要点

创作思想原则

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严格地依据剧本的总体风格寻求与其相应的演出样式。求新求实，忌“奇”忌“俏”，求丰满扎实，忌轻浮虚浅。

总的基调和追求

粗犷、质朴、凝重、深沉、浓烈、火气。

舞台布景及灯光

在虚实结合的总体创作原则下，追求场景的总体粗犷、大气、荒芜、原始。

化妆与服装

现代人的生活妆，追求生活的真实。

服装方面决不因为要塑造一群古老金沟的粗野形象就穿上破衣烂褂，不堪入目。

音乐与音响

准备选择一个有象征意味的音响贯穿全剧。一首“魂歌”贯于剧首与剧尾。

表演与导演

表演要真实，追求真情实感，追求浓烈的生活气息。

要求人物性格的鲜明化、强调人物性格色彩的丰富性。

导演方面要把握住此剧的风格特点，确立相适应的演出样式。总之，要紧紧地扣住“船魂”，牢牢地把握住“船形”，使“整船”的人充份地展示出性格，把《大船》在戏剧舞台上脚踏实地的建造起来。

时间:2007-04-26 16:07 来源:zhongxi 作者:admin 上一篇: 对于舞台行动的一点看法 高景文 下一篇: 表演创作中的相互行动 高景文

版权所有：中央戏剧学院 京ICP备05046911号 文保网安备案1101010001号

www.zhongxi.cn www.chntheatre.edu.cn

东城校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

邮编：100710

昌平校区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4号

邮编：102209

邮箱：zhongxi@zhongxi.cn

